

## 要留清白在人间

朱大建

1927年4月27日,中共五大在武昌召开。五大成立了中央监察委员会,工作职责是监督党的中央机关和工作人员并检举违法失职行为,这是中共历史上最早设立的中央纪检监督机构,共有十名委员,其中八人牺牲,有四人牺牲在上海龙华。

近日,读诗人、作家杨绣丽新著《人间清白——首届中央监委“龙华四烈士”》,感觉这是一本有意义有价值的好书。内容上有新鲜感,写作上有追求。果然,该书列入2024年度“世纪好书”半年榜。

杨鲍安、许白昊、张佐臣、杨培生“龙华四烈士”,是中共早期纪检监察的先驱,他们在党内的地位很高,和党的领袖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在工作上有交往,在为党的事业奋斗的征途中结下深厚友谊。毛泽东、周恩来对他们有记忆有评价有着深深的怀念。

杨鲍安,是首届中共监察委员会副主席,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做过国民党中央常委、中央组织部秘书、代理部长,享有高薪,他将大部分薪酬捐给中共广东区委作党费,在党内素有清廉美名。周恩来多次称赞杨鲍安“为官清廉,一丝不苟,称得上是模范”。

蒋介石、汪精卫叛变革命,第一次国共

合作破裂。杨鲍安参加“八一南昌起义”失败后转入地下,生活十分艰难,七个孩子夭折两个,特务抓住他时,一家老小面黄肌瘦,脸有菜色。特务搜查半天,只搜查到7元钱,一家十口人,全部财产只有7元钱。蒋介石给杨鲍安写了两封信劝降,杨鲍安把信撕了。蒋介石给杨鲍安打电话,杨鲍安把电话摔了,斩钉截铁地说:“我从参加革命起,早已把生死置之度外,死可以,变节不行!”

许白昊曾担任湖北全省总工会财政部长。来上海时,将自己管辖的一笔工会经费和详细账单交给湖北省委管理,后来湖北省委同志反映,这笔钱用光了,账目不详。许白昊和项英、刘少奇一起写信给党中央:“我们郑重请求中央查办湖北全省总工会存湖北省委钱款用途,绝不能疏忽!”党中央指示湖北省委、湖北省监委联合调查,查实了许白昊反映的工会经费被挪用情况。此后,湖北省委连续发出通告,对政治纪律、组织纪律、经济纪律作出明确规定。

张佐臣15岁参加革命,在龙华牺牲时只有21岁。

杨培生原来在祥生船厂当领班,工资蛮高,一家人生活绰绰有余。在“五卅运

动”和多次罢工中,为了帮助罢工工人渡过生活难关,他出面借钱给工人解决温饱。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他为了筹措经费买武器,甚至卖了川沙老家的祖田。老板怕杨培生一再组织工人罢工,将他开除出厂。全家人失去经济来源,过着半饥半饱的生活。他告诉妻子:“共产党之所以要革命,是要造福人民,让大家都有饱饭吃,有新衣服穿。”临刑前,杨培生神态自若,和张佐臣一起高唱国际歌,英勇就义。

这四位龙华烈士的人生故事,确实感人心扉。

这本书不是孤立地写四位烈士,而是将1921至1927年的历史、党史作为背景,尤其是将中共三大后,国共第一次合作到破裂的历史作背景,将四位烈士为党的事业奋斗的人生旅程镶嵌于这段历史中,突出了四位烈士在历史上党史上应有的地位。而且,作者把十位监察委员、在别处牺牲的四位烈士和党的领袖人物也写出来了。就像毛主席所说:“他们从地上爬起来,揩干净身上的血迹,掩埋好同伴的尸首,又继续战斗了。”

从写作上看,这本书史料扎实,细节丰富,语言生动,盈盈有诗意,文字节奏深沉稳健,不徐不疾,娓娓叙述,看似写得随意,接洽自如,其实内在的逻辑性很强,环环相扣。这种自由自在的写法,需要对这段历史党史非常熟悉才能胜任。

这本书自有一股艺术感染力,吸引人细读精读再读。



## 老电影趣忆

朱正安

最近看到一些电视台在重播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老电影,便勾起了我对老电影的回忆。

我老家在沪郊浦南一个小镇上。从记事起,镇上就有一个毛竹和稻草搭建的剧场,主要用于乡里(后来是公社)开大会,偶尔有地方戏演出,也放电影。电影有《南征北战》《平原游击队》《铁道游击队》《五朵金花》《狼牙山五壮士》《古刹钟声》等等。电影比小人书、评书的直观性强,逼真,易于模仿,所以电影中的许多台词就成了我们这些小男孩的口头禅——“黄河黄河,我是长江!”(《渡江侦察记》)“看在党国的份上,拉兄弟一把呀!”(《南征北战》)“高,实在是高!”(《地道战》)……

不仅仅在口头上模仿,还因深受片中的正义感和英雄情怀感染,经常会将一些电影中的精彩镜头演绎到玩耍之中。看了《铁道游击队》,我们就去附近农村找一牛车棚,几个人奔跑着把车盘推得飞快,然后飞身跃上车盘,再飞身跳下车盘,嘴里唱着“爬飞车哪个搞机枪,闯火车哪个炸桥梁”,要多快活有多快活。看了《狼牙山五壮士》,我们就站到石驳岸或石桥顶上,齐声呼喊:“乡亲们,同志们,永别了!”然后一齐跳进河里,要多壮烈有多壮烈。大约60年代初,电影《飞刀华》上映,我们许多人手里便有了把用钢锯自制的飞刀,专找树木和排门板乱,练习刀法,弄得街坊邻居心惊肉跳。

电影《青春之歌》是在60年代初我上初中时才看到的。学校租来的片子,全校师生在大食堂集中观看。这是我等有生以来第一次看到男女两人搂抱在一起亲嘴的画面,因此当林道静与余永泽“那个”时,场内顿时发出一声嘘声,同时人人都把头低了下去。我那时已经情窦初开,便红着脸向银幕偷偷去——其实,许多人与我一样都在偷看呢,结果引来了一片大笑声。

接下来一段时期国产电影就多了,《红日》《苦菜花》《李双双》《三进山城》《马兰花》《三笑》《大闹天竺》……简直是层出不穷。不过,也许是看得太多了,加上年纪渐长,少了几时的那种好奇和顽

皮,思想却成熟多了,记忆中就很少模仿的细节,只记得常挂在嘴上的也就是“马兰花,马兰花,风吹雨打都不怕,勤劳的人们在说话,请你马上就开花”和《三笑》里面的“尊一声二奶奶听我表一表”什么的。后来,因为那是个特殊的年代,国产电影式微,除了八个拍成电影的样板戏和极少的国产影片外,外国电影反倒占据了大半壁江山。那时有个段子就概括了当时影界情形:“苏联电影老是一套,阿尔巴尼亚电影莫名其妙,越南电影飞机大炮,朝鲜电影又哭又笑,罗马尼亚电影又搂又抱。”不过,实事求是地说,在那个精神食粮匮乏的时代,那些外国电影无疑是久旱中的几滴雨露,多多少少给大家带来了些许清凉。

在这些外国电影中,朝鲜电影可说是独领风骚。《卖花姑娘》不知揩湿了多少中国观众的手帕;《鲜花盛开的村庄》里那句“漂亮的脸蛋长不出大米”的台词和“六百工分”一词几乎成了家喻户晓的玩笑话。当然,台词中最有名的,自然是苏联电影《列宁在十月》中那句台词——“面包会有,牛奶也会有了”。

改革开放以来,影片如雨后天春笋,看都看不过来,尤其是电视机走进家门之后,对于我们这一辈人来说,电视剧已取代了电影,电影院的大门是难得进去的,我退休至今十五年了,去影院看电影总共不会超过五次。尽管这些电影和电视剧中也不乏好看的,但由于数量太大太大了,来不及消化吸收,因此也就很少记得清晰的趣事,在我的脑子深处沉淀下来的,依然是那些五六十年代的老电影。

回忆老电影,就像喝了一壶陈酿老酒,我醉也!



二

说完了科技,再说说人文。

陈继儒《九峰社草序》一文曾记载过一次非常有趣的对话。面对刚刚从黄山归来,对黄山美景赞不绝口的朋友,陈继儒平静而又自信地说“九峰不足以当黄山,请以文敌之”。陈继儒的这份文化自信,绝非空中楼阁、镜花水月,而是源自对家乡文化底蕴十足的骄傲和自豪。

“山不在高,有仙则名。”在九峰三泖,山骨水肤的松江大地,余山以其优美的自然风光和深厚的文化底蕴,吸引着一代又一代骚人墨客驻足其间,流连忘返。其中,在笔者看来,有三位或名垂青史,或隐而不彰的文化大家——陈继儒、徐霞客、施绍莘绝不能再不提。因《霞踪客影四百年》一书对陈继儒和徐霞客,已有诸多介绍,且二人都是声名显赫的名人巨匠,这里不再赘述。就让我们用有限的笔墨来说一说与陈徐二人都有交集且同样隐居于余山,却一直声名不显的散曲大家施绍莘吧。

施绍莘是明代词人、散曲家,字子野,号峰洲浪仙。施绍莘少负俊才,怀有大志,但科名失意,屡试不第,于是他和陈继儒、徐霞客一样选择了弃绝功名,转而放浪声色,做了一名科举时代的“冷人”。1616年,施绍莘开始在余山营造别墅。三年后,又建别墅于南泖之西。每当春秋风和日丽,他便与友人携琴书,漫游于九峰、三泖间。徐霞客来余山时,曾三到施绍莘的别墅。第一次是1628年的中秋。当时,月华高悬,“子野绣圃征歌甫就,眉公同余过访,极其妖艳”。然而,两年多之后的1630年,当徐霞客再次来到余山的时候,这里却已然是另外一番景象——“不三年,余同长卿过,复寻其胜,则人亡琴在,已有易主之感”。当他于崇祯九年(1636)第三次造访施绍莘别墅的时候,更是物是人非,以至于他在《徐霞客游记》中发出“而今则断榭零垣,三叹而三改其观,沧桑之变如此”的慨叹。

## 霞踪客影四百年(下)

常勇

徐霞客尽管遍历祖国大好河山,但面对人事更替、物是人非还是不由得感伤。但不承想,在通星纬舆地之术的施绍莘营建这座别墅的时候对此却已看得达观通透。在《西余山居记》中,他详述了别墅营建的过程,但却又清醒地写到:“予且逍遥目前,安分知足。百岁之后,安知其不为子孙卖,不为势家夺,不为平田耕,不为虎狼穴,不为兵寇焚,不为樵豕截?此理之必然,无足讶者。予维记之一片石,使荒没之后,或有得断碣者,知此地曾有室庐,有乔木,有人文采风流于此,今日鞠为茂草,不复辨处。倘其人有志,当为之抚膺一长叹耳。”只不过,没想到施绍莘一语成谶,很快便物是人非了!更令他没想到的是,为他“抚膺一长叹”的竟然是一个与他仅仅有过一面之缘的旅者。最令人意想不到的,就是《徐霞客游记》里这只言片语的记载,却为文学史上的一个难题提供了难得的证据。

施绍莘多识多才,一生所作以词和散曲著名,有《花影集》5卷行世。其散曲不为梁伯龙一派所囿,取材广泛,率情认真,艺术境界阔大而丰富,被称为“明人散曲之集大成者”“一代之殿”。但可惜的是,由于“明代诸选竟不登一字”致使他自逝后被长期埋没,忽视,进而导致他在文学史上没有得到应有的评价,甚至连其生卒年都莫衷一是,一直成谜。好在《徐霞客游记》为我们提供了相对确切的记录,让我们大概可以得出施绍莘生于1588年,卒于1630年的结论。因为此时徐霞客已明言其“人亡琴在”,就连别墅也已售给了兵部王念生。

四百年过去了,重读《花影集》的精妙文字,再想想我们对乡贤文人的漠视无知,何其汗颜,而那个四百年前与施绍莘匆匆一见的徐霞客,又何其有心。倘或施绍莘泉下有知,肯定也会为徐霞客和他的大作“抚膺一长叹”。

三

科技、人文之于余山可能尚需一说,但生态之于余山,无需文字,感受即可。

松江之美在九峰三泖,而九峰之美又当推余山。元代“山史”凌岩饱览九峰胜景,赞叹余山“三峰高远翠光浓,右列仙官左梵宫。月落轩空人不见,野花山鸟自春风”。明代董宜阳把它赞为“风景异人世”的绝美仙境。《余山小志》载:“东西二余,尤为山水结聚处,花木为尤蕃。”古往今来,无数文人墨客因余山幽静绝美,而甘愿避世而居,归隐其中,更是用一首首媲美竹林山色的诗词曲赋赞叹他的风光。客观地说,余山若单从其海拔、形势等自然条件来说,既不高耸,更不险峻,在中国的名山大川中并无值得夸耀的自然条件。但因为有了千年文脉的加持,使得这里的自然与人文相得益彰,也使得这座滨海小山成为了一座绵延千年的文化高峰。

抛开文化,如果纯粹自然,也许现在的余山应该是最美的样子。民国的报纸里有诸多登临余山游玩玩乐的报道。松江的第一名共产党员侯绍裘不仅自己四次登临游玩,而且带着自己的学生用一天的时间遍游东西二山。他还亲自为余山素描写生并为自己不能传神写照而遗憾感。但当我们翻看当时的照片的时候,却发现山上绝大部分还是光秃秃的样子。而现在,尽管山下的河流水道已然变迁,但一年四季,无论什么时节,拾级而上,登临山顶,俯拾皆是古木之幽,竹林之翠,大有施绍莘所言的“西余耸峭而尊严,东余委蛇而飞翔,予之饮食坐卧,皆在其空翠中”的感受。只是,若要求全责备,草木依然苍翠,但当年的亭台楼阁早已无迹可寻。假使徐霞客四百年后魂兮归来,他在“当惊世界殊”的同时,一定也会有我们一样的感叹吧。

不过,再反过来一想,这样也好!毕竟施绍莘都能想明白的道理,我们何必还要再归结四百年呢!霞踪客影归去,文字遍传人间。余山和那些人,那些故事,尘归尘,土归土,自然给予的一切,那还是让一切都还给自然吧。(完)

(此文为《霞踪客影四百年》代序删减版)



## 黄梅

盛济民

有道是“万物皆可入诗”,确实如此。像我们熟悉的梅雨季的“黄梅”,被宋代诗人赵师秀写进《约客》,那“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遂成了名句,传诵至今。不过,在松江,作为气象专业词的“黄梅”,却更多地出现在我们的生活中,活跃在民间的俚谚中。例如:

(一)黄梅天,十八变。

此谚谓黄梅天气候多变。清·顾禄《清嘉录》曰:“黄梅天……又以其时忽晴忽雨,谚有云:‘黄梅天,十八变。’”

(二)雨打黄梅头,四十五天晒日头。

也说“雨打黄梅头,四十五个雨阵头”。黄梅头,黄梅时节的头一天,即黄梅雨入梅的日子。如果这天降雨的话,会有

很长一段时间是阴雨连绵的天气。

(三)小暑一声雷,翻转做黄梅。

也说“小暑一声雷,倒转做黄梅”“小暑一声雷,还要做72个野黄梅”“小暑雷,倒黄梅”。意思是:若小暑节气打雷了,那么梅雨季节可能会再次光顾。清·龚炜《巢林笔谈》五:“农书占验:‘小暑雷,倒黄梅。’今连旬阴雨,溪水浮岸,果验其占。”

(四)锄花要趁黄梅信,锄头落地长三寸。

意思是趁黄梅成熟时锄棉花地,有利于棉花茁壮生长。花:松江方言指棉花。黄梅信:也说“黄梅信里”。即梅雨季节。信:按期;准时。明·徐光启《农政全书》:“锄棉需七次以上,又须及夏至前多锄为

佳。谚曰:‘锄花要趁黄梅信,锄头落地长三寸。’”

(五)清明有霜,黄梅少雨。

如果清明节这天有霜,则可能黄梅时雨量减少。这是梅雨季节雨水偏少的一种预兆。

除了气象谚之外,松江话里还有一些关于“黄梅”的俗语和歇后语。如:

(六)黄梅不落青梅落。

也说“黄梅不落青梅落,青梅不落用竿戳”。黄梅:已经成熟的梅子。青梅:初结而尚未成熟的梅子。此句常比喻老年人尚健在而年轻人反倒先死了。

(七)黄梅子卖青。

明明知道实际情况,却偏要作不符合实际的辩解。又“青”与“清”谐音,故此俗话还被引申为有人不承认自己“黄”了,而一定要信口开河坚持自己是“青”的那种明知故犯还不认账的言行。

(八)五月黄梅天——无情(无晴)。



## 大热天的家常菜肴

欧粤

黄梅天一过,大热天就成为常态。各类媒体开始纷纷介绍各种消暑食品,有菜肴有汤有饮品,介绍菜品特色、烹饪方法,还有饮食文化的知识点,大多是漂亮文章。看了别人的文章心痒,也想来说说松江大众以前盛夏时节的家常菜肴。

首选应是小茄,此物和淘茶饭搭配最佳。小茄是松江特产,称“小落苏”,专供腌制或酱制。用盐腌小茄,俗称“捏落苏”。将腌成的小茄入酱,置于酱缸中,在烈日下晒上三五天后食用,称“酱落苏”。“捏落苏”的妙处是香嫩爽口,大热天见了油腻反胃,用它下饭绝对灵光,一口咬下去满口清爽的茄子原味。盛一碗用冷饭现炒的“炒燥饭”,把一杯茶水或者是冷开水冲下去,就是俗称的淘茶饭。饭爽,菜也爽,胃口自然大开。酱落苏的优点是咸甜中带有鲜味,历来称为酱菜中的佳品,既开胃,又爽口,而且可以长久存放。从前松江的酱菜店一年四季都有销售,人们常把它当作外地来探望松江老乡的伴手礼。施蛰存《云间语小录》:“松人所嗜,乃落苏之初成实者,长不过一两寸,渍以盐,贮瓦钵中,闺人用手频频揉授之,使软,使盐味透入,用石压之,三五日后,便可供食,是谓捏落苏。夏日晚餐,人家多食炒饭,泡以茶,曰茶淘饭,佐以捏落苏一碟,虽中人之家亦然,民风俭也。”施老此处有笔误,小茄非“初成实者”,也不是“三五日后”食用。腌制小落苏没有特别的窍门,选购时尽量挑选如常人拇指大小的小茄,过大过小,过老过嫩都不好,过小过嫩的在腌制过程中易烂,过大过老的吃口太硬。将小茄去蒂洗净,加盐适量,不断揉捏至软熟,加重物稍压,四五小时后断了

皮,即可食用。旧时,人们常在腌制时加少许明矾,使小茄更有光泽,吃口更香脆,后来得知吃明矾有害,方不用。

豆瓣和咸菜也是松江人从前在夏季最常用最实惠的食材。进入夏季,恰好蚕豆上市,春天腌的咸菜经过时间的发酵也已成为美味。这两种食材可单独成菜,

也可搭配起来做菜。

干蚕豆在水中浸泡变软后剥出豆瓣,油余的称“油余豆瓣”,拌少许盐花,即是一道本色美食,入口松脆,味香可口。油余豆瓣再用盐、酱油、糖水收汁,就成了“酱豆瓣”,既保留了油余豆瓣的香脆,更增加了酱色和鲜味。松江人常把这两种豆瓣当作“早饭小菜”,在正餐中当作调节口味的辅菜。嗜酒者拿来当下酒菜,可与油余生蚝美。

炒咸菜,稍加辣椒,是下饭的好菜。农家节俭,为省油省柴,从咸菜中摸出一把长梗菜,即青菜菜心腌成的咸菜,不切不洗,直接当菜。腌得成功的长梗菜色微黄,咸酸适中,咬嚼后满口生津,相当爽口。

豆瓣与咸菜搭配则可做成多道美味。有咸菜豆瓣沙,将豆瓣烧烂成沙,再加切细的咸菜、少许盐提鲜,稍煮即成。此菜有油或无油无所谓,特点是酥烂可口,清淡低脂。也有咸菜炒豆瓣,与豆瓣沙的区别是豆瓣煮熟后即加咸菜翻炒,不将豆瓣煮烂,吃口比较清爽。咸菜豆瓣则是大热天中的一道开胃菜。是把咸菜炒豆瓣煮熟,有条件的再加番茄、鸡蛋,就成了鸡蛋番茄咸菜豆瓣汤,其味甚佳。从前,一家人煮一大锅咸菜豆瓣汤,将汤淘在炒燥饭中,一顿饭就解决了。这个汤咸酸而带鲜味,大热天干了一天的活,口干舌燥,此汤正配胃口。

从前松江大热天的家常菜肴中,能和炒燥饭搭配的还有许多,如酱瓜,当年基本上都是各家自做的,那是下层低收入家庭夏季的当家菜肴。如臭豆腐,松江人称“臭坯”,可油余,也可清蒸,如何烹饪要看各家的习惯和喜好。还有咸蛋和皮蛋,那都是在春季腌制的,到了盛夏正好食用。一只咸蛋通常切成两半或四开,每人一块,一人独吃一只咸蛋在当年是相当奢侈的。皮蛋切碎后放酱油,吃剩的酱油是好货,拌在饭中味道极鲜。有的家庭也会做花生肉丁炒酱,咸肉冬瓜汤之类,那是小康人家的菜肴。

## 生活茶座

盛庆庆书